

## 知往鉴今

## 父亲的山，母亲的河

□ 赖家斌

天刚麻麻亮，父亲就起早套出毛色油亮老黄牛下到了地里。顺着姜家沟口到房后头两亩七分地地势平缓，沙性黄泥巴，土质厚，离沟近，点麦子，种洋芋，栽油菜、种苞谷，种啥收啥，旱涝保收，这可是全家人吃饭的当家地。

父亲把犁扎进土里，套上轱头，“哞、哞——”一声清脆牛鞭子声响，随着犁铧深入土地，泥巴不断翻滚，身后留下一道道潮湿的新土，冒着热气散发着泥土的清香。歇火的间隙，再把边沟填用锄头挖完土，荒草与灌木瞬间变身可耕地。沿沟边两尺多高的石坎子栽满桑树，一沟沟、一行行、一垄垄，清新的泥土芬芳弥漫一条沟。父亲叉着腰久久凝望，盘算着节令、种子、收成。

上边就是坡地了。从金竹园到阳坡湾、小湾、三官庙，坡陡沟深一望无际，零星长着椿树、柏树、构树、棕榈、泡桐树，杂木荒草蕨类丛生，各色野花肆意张扬。荒了可惜，倒也适合种些杂粮，父亲便和本家二叔、周家表叔合计，一把火杈烧得个草灭地肥，牛犊能去的地方犁出来，陡坡崖边上就用板锄挖起来，刨出地里的石头瓦块砌成石坎，坎子随坡就势，错落有致，犬牙交错，可供人畜上下，记不清多少个冬冬夏夏、日出日落，叮铃咣当吆喝声，偶听得几声“哎嘿哼哈”号子声，父亲和他的伙计们肩扛怀抱箩筐抬，垒成石坎层层叠叠，绵延数里，蔚为壮观，仰头望去，是庄稼地——一种绿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食粮，是天梯——让沟里人踏上衣食无忧的道路，是堡垒——守护着这里的一土一木、一粟一黍，是战壕——记载着父亲亲近土地的声音、改造环境的印记。土质厚点儿的地方，自然是黄豆、芝麻、苞谷、红苕的天地，胡豆、豌豆、荞麦、燕麦有劲儿土，给点儿肥就长，坎边花椒树、桐子树、构树、桑树成行，用来当调和、换桐油、喂猪、养蚕补给家用，一年四季满坡上都是白的花、绿的枝、黄的叶、红的果，花开花谢，瓜熟蒂落，轮回变化，像极了父亲忙碌的身影，不知劳累，没有停歇而乐此不疲。草绿花香，蝉鸣鸟唤、月清风吟，那准是毛老鼠、果子狸、兔子出来找吃的了，“这些害骚人的东西，哎，拦不住，赶不走，让它们吃去吧，多些生灵、多些声音、多些生命。”父亲念念有词踏着夜色回家了。

再上头就更陡了。岩石嶙峋，隐天蔽日，桦栎树、红椿树、臭椿树、白杨树、槐树、柏树野蛮生长，大的两臂合抱才才行，小的也有碗口粗，树干皱裂，枝条虬屈，荆棘丛生，藤萝盘绕，春夏秋冬的柴火没得愁，干疙瘩从正月初一烧到十五也烧不完。可父亲琢磨着，砍倒卖吧，搬运难也不值了几个钱，就请来木匠制作了儿样新式家具，把土墙泥瓦的老屋子装饰了一下，还要给姐姐和妹妹做嫁妆。密匝匝的树林落叶成泥，乌土比金，种的苞谷倒也是个头大籽粒饱满，还不够猪圈子糟

蹋，父亲又尝试着给梓桦树点菌种木耳，种天麻。几年下来，因技术不过关都以失败而告终，父亲苦笑着“这不是养老子的儿，算了吧。”阵阵山风吹过，树涛呼啸，野兽嚎叫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说是河其实就是一条沟，叫姜家沟，从阳坡湾山顶上流出来的一股山泉，水清净甘冽，冬温夏凉，流到我们房子左面自留地边上突然凹进去，留下一池水清可鉴人，上面伸出一块广子石遮挡，长满葫芦叶、鱼腥草、菖蒲，天然一口水井，泉水一路低吟浅唱，每隔五六米就溢出一个水窝，像是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水色葫芦，流经院坝坎和竹园之间又飞出高约两丈白练，飞花溅玉，淅淅作响，下自成潭，潺潺而去。清晨，母亲趁早挑上四五担水倒满水缸，钻进父亲精耕细作的菜园子，白菜、芥菜、菠菜、萝卜、黄瓜、冬瓜、南瓜、丝瓜、四季豆、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辣子、韭菜、芹菜、西红柿、红肥黄艳、白紫紫嫣、葱葱茏茏，季季都新鲜蔬菜，顺手摘上几样在河里洗干净，升起灶火，一束青烟在屋顶袅袅飘散，火旺油香，炒芽菜，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上了桌子。

猪圈地上是用竹子编的鸡舍，两头猪、十几只鸡仔，也够母亲忙的，一背箩构叶、一背箩青菜，煮一大锅，也基够喂一天。鸡子还好饲养，基本上都是赶到竹园里自由觅食，偶尔撒些苞谷、麦子，“格、格、格”几声呼唤，那准是拍翅赶往、蜂拥而至。到了农历腊月，精心喂养一个月，一种熟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食粮，是天梯——让沟里人踏上衣食无忧的道路，是堡垒——守护着这里的一土一木、一粟一黍，是战壕——记载着父亲亲近土地的声音、改造环境的印记。土质厚点儿的地方，自然是黄豆、芝麻、苞谷、红苕的天地，胡豆、豌豆、荞麦、燕麦有劲儿土，给点儿肥就长，坎边花椒树、桐子树、构树、桑树成行，用来当调和、换桐油、喂猪、养蚕补给家用，一年四季满坡上都是白的花、绿的枝、黄的叶、红的果，花开花谢，瓜熟蒂落，轮回变化，像极了父亲忙碌的身影，不知劳累，没有停歇而乐此不疲。草绿花香，蝉鸣鸟唤、月清风吟，那准是毛老鼠、果子狸、兔子出来找吃的了，“这些害骚人的东西，哎，拦不住，赶不走，让它们吃去吧，多些生灵、多些声音、多些生命。”父亲念念有词踏着夜色回家了。

母亲很多时候都泡在河坝里，喂蚕子的筐要刷洗，顿顿离不开的蔬菜野菜要淘洗，一家老小穿的盖的要搓洗，只要听得枣木棒槌回响，院坝里的竹竿上定会挂满各式各样的被单衣服，五颜六色，随风摆动，如猎猎的旗帜。简单的日子，朴素的生活，母亲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有滋有味。

夜幕降临，月色朦胧，远山近水披上了薄薄的面纱。这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候，拿几把黄金木椅子，一家人围坐在院坝里，听五谷欢唱，闻瓜果飘香。父亲啜巴着苞谷酒，放眼环视那一座座山，若有所思有几许欣慰。母亲低头看着河水，喃喃自语不时笑意盈盈，我们不知事理，逗着大黄狗，抱着花脸猫，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，毫无一丝入睡意……

## 读书时光

## 书中有境自清凉

□ 陈祖金

经过几日高温炙烤，温润的小城安康开始有些盛夏的味道。好不容易闲下来时，却奈何酷暑难当，心燥意乱无处平。书友说天太热，就读王维。理由是王维善写山水，以青白两色入诗，如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人看无”……青白之色相配，澄净清雅、静谧飘逸，最易生出清凉之感。

幸好书架上正好有王维的山水诗集《辋川集》，索性借此闲暇一试，看这书中可有清凉。

开卷方知，诗佛不仅境界超脱，这审美着色更是一流！行云流水的诗句，硬是将这一层青白之色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若“清浅白石滩，绿萍可堪把”，明月照彻浅滩，水底之石显其“白”；白石与水面之间生有绿萍，青翠明媚，宛如碧玉。水清，蒲绿，石白，相应相称，幽静清新。理至尽兴时，我不由把客厅插满瓶子的花瓶移至书桌，花散幽香，心旷神怡，再借诗中的青白之色，凉意顿生。

“消暑”一词，古人用起来颇有意境，总给人一种门窗微敞，竹弄清影，案头斜坐翻书卷的悠然感。盛夏之时，翠竹倦斜倚，清荷慵婷婷，披一袭绿意与干净，寂静着，飘摇着，此情此景，最宜与书靠近。临窗伏案，清心观书，一杯茗，一卷书，窗外骄阳似火，我自闭门读书，既消了夏，也怡了情，何其美哉！

白居易也在诗中讲到了闭门读书的妙处：“鹤笼开处见君子，书卷展时逢故人。自静其心延寿命，无求于物长精神。”寻得一间书房，一案一几，立见清逸之姿。心静至不兴波澜，既修炼心境，也陶冶精神。身在如此明明净净处，心便自然清凉了一半。若未得雅处，一桌一椅一卷书，以简胜繁，亦能成就闲读一事。打开



## 世相漫笔

有一种美味，爱之者赞其香，厌之者怨其臭——那就是榴莲，这真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水果。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，闻到那股特别的气味，就很大头。而对于不喜欢它的人来说，会觉得非常臭，让人没法爱，只有恨。我对榴莲就是这样，开始很嫌弃，后来很甜蜜。

以前看见榴莲，会绕道而行。现今，却爱得欲罢不能，如同着了魔。自从新冠阳康后，听医生说榴莲是大补水果，每次超市看见它，我就如同被困在那里挪不开脚。

初春，与母亲去逛街，路过一辆大货车，满满一车厢的榴莲，一股浓郁又热烈的味道，冲杀过来，引人驻足。还是没忍住，老板快速帮我选了一个椭圆形长相饱满的。他手法娴熟，三下五除二给我剥好一大盒。递给我时说，榴莲是大补水果，营养又健康，尤其美女要多吃。他叮嘱我以后买榴莲的时候，越是体态丰盈的，里面含有的果肉就越多。

回到家就急切地吃了两块，剩下的都留给了母亲。母亲以前也接受不了榴莲的味道，但因为自己的俩孙女爱吃，她也陪着孙女慢慢地喜欢上了，可见亲人之间的爱可以转换的。侄女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向我炫耀道：“姑姑，想不想再来一口嫩滑鲜美的榴莲呢？”口感像奶油般细腻，包你吃了榴莲忘返。”

周末去超市，路过水果区，我又被那个特殊的味道吸引。循香而行，终是选了一个圆圆的大个头榴莲，决

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。考试不第，好心办了坏事等等，常常困扰着人们的生活，考验着人们的心态，磨砺着人们的意志。

人在职场，顺利干到法定年龄退休，实现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，自然好事一桩。可也有少部分人，由于各种原因提前退居二线，在“半退休”状态中过渡几年。于是乎就产生郁郁寡欢，暮气沉沉，心理失衡等负面情绪，虽是职业搁浅，但影响到身心健康，就大可不必了。

一线二线，都是短暂。身体好干劲有，开足马力向前走，应当鼓励。让情况莫逞强，急流勇退是选项，让位贤能和青年，也应提倡。处变不烦心，长河浪不惊，往事看淡风吹拂，专注眼下好活。事业进退，正确看待。硬币有两面，二线要乐观，平安度余生，善莫大焉。

年过半百，我因身体原因，不得不一改往昔“风风火火、舍我其谁、争先恐后、拼命实干”的劲头，主动申请退到二线，回归一种“慢生活”状态。让奔跑了几十年的牛劲儿，稍微地慢下来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
“说老不老，说小不小，正是干事创业的年龄，突然赋闲二线岗位，家人不理解，亲朋好友纷纷猜测……”风言风语风吹过，不理不睬不解释。职场搁浅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

## 往事并不如烟

一日，没有窝的两只灰鸽子趁虎头和花脖子出去打食的机会，悄悄钻进虎头的窝，虎头和花脖子回来了，发现窝里的灰鸽子，飞进窝咕咕叫了几声，灰鸽子没趣地飞了出去。

过了几天，灰鸽子又落到虎头窝顶了，落一落，又飞走了。

直到有一天晚上，灰鸽子在窝顶过夜，第二天早晨被虎头发现，这才大打出手。怒气冲冲的虎头，从窝里飞出来，狠狠地啄灰鸽子。还在窝里的花脖子被惊醒，伸出头观望。虎头把一只灰鸽子搵倒，骑在身上狠啄，灰色羽毛纷纷扬扬飘落下来。另一只灰鸽子看见自己的兄长处于下风，立刻扑上来就啄，虎头猝不及防，被拧着脖子上的羽毛，把虎头给抽了。趴在地下下的灰鸽子，一跃而起，加入战斗，左啄右啄，上啄下啄，虎头只有招架之力，没有出击之时，它咕咕呼唤花脖子赶快救驾。花脖子这才飞出来，加入战斗。虎头更是来了勇气，飞起来啄，跳起来抓，只把两只灰鸽子打得滚下鸽子窝，在堂屋里乱窜。虎头和花脖子，哪能罢休，飞下来，在堂屋里继续追杀，直啄得两只灰鸽子跳出门槛飞上屋顶才

## “榴莲”忘返

□ 毛雅莉

定回家亲自剥开，一探究竟。回家后，我戴上手套拿着刀准备为它解剖时，母亲说，她来。她担心我会把手扎破哩，母爱啊！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。

母亲顺着炸裂的缝隙小心翼翼地把它给切开，剥开坚硬带刺的外壳，里面金黄的果肉露出来了，垂涎欲滴，我已迫不及待。接着，母亲像切柚子一般，慢慢地从里朝外划开，果肉里的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比窗外的玫瑰花香还要略胜一筹——那是一种内杂甘甜的香味。闻到它，就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，似儿时吃棉花糖时的快感，让我精力倍增，顿时神清气爽。

随手捏了一块送进嘴里，软糯香甜，回味无穷，很是过瘾，那种满足感似乎无其他水果可替代。那一刻，我才体会到体内的多巴胺在快速舞动，那一刻，我才体会到爱吃榴莲的人是一种怎样的满足。

中午梦醒时分，我看见母亲把榴莲肉整齐地摆在保鲜盒里，一锅浓浓的榴莲煮着鸡汤香飘满屋。我拿着勺子，一勺一勺地挖起来，轻轻一尝，啧啧，那甘之如飴的味儿比芒果西米露的味儿还要浓上几倍。果肉滑溜溜的，在舌头上触来触去，又柔软又细腻。甜里透香，叫人越吃越爱吃，越吃越想吃。似乎可以大补之前因新冠损失的元气，让血液更加流畅，脑子仿佛也运转更快了，简直像是在彩虹上放飞自我，无拘无束地尽情奔跑。

我情不自禁地大口吃起来，原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喜欢吃榴莲的，与肉不知道自己酷爱吃榴莲的。

## 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

□ 余佑学

情。为此，我写了几句话告诫自己：“二线二线，时隐时现。安分守己，支持一线。召之即来，不惹人讨厌。闲时多看书，用脑勤锻炼。”

以前操着小单位“吃喝拉撒睡，比学赶超超”的心，样样工作都想着“创先争优先进”，自然是忙忙碌碌，自然是压力山大。

现在好了，不凑“热闹”，不撵“场子”，不说“闲话”，茶一杯、饭一碗、书一卷，饮尽壶中日月，闲看诗意图园，心平气和过好每一天。

从紧张繁忙的一线转到二线，享受慢生活节奏，让身体和心灵都获得释放，真是舒坦。

清晨，伴着朝霞冉冉升起，走在上班的途中，去往锻炼的路上，望天空云卷舒，空灵碧净，瓦蓝瓦蓝，阵阵清风拂面颊。马路上人来车往，公园里草绿花艳，蝴蝶蜻蜓在翩翩起舞，小鸟们在婉转歌唱……回到家，粗茶淡饭，吃得有滋有味。傍晚外出走走，怡然自得。江边看流水，日子如过天。寻乐于心，健体于身。

日行万步，器械上练练引体向上，贴着地皮做做俯卧撑，抬抬腿拔拔筋。谨遵医嘱，按时用药，定期检查，不讳疾忌医。自己不把自己当病人看，就是一种健康快乐人。

心无杂念，人间尽是美好。身不疲惫，动静总是相宜。心灵的厚度，生

命的长度，在平常日子里得到填充和丰满。

读书看报充电，增智怡情达观。一天时间除去强身健体，修身养性，留给自己支配的十分有限。午休后睡觉前，坚持读几页书，看两份报，已是常态。

几年下来，把过去买来“装潢门面”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》等几个大部头书籍囫圇吞枣地看了一遍。又把当代作家王蒙、汪曾祺、余华等人的著作买来认真研读。

通过读书看报，与众多文学大佬们会晤，享受醍醐灌顶的文学盛宴，接收到不一样的精神滋养。

虽然年龄一大把，但在旅途，总该仰望点什么，总该去尝试和探索一下。有什么所有所思必有所得，在孜孜不倦学习中，时常揣摩这些名家大腕们是如何把普通文字打磨成充满意境感、画面感、高规格的作品，从中找到文学怡情养性滋润灵魂的快感。

游览山水风光，诗意田园相伴。如果说锤炼身心为要，学习充电益智，那么纵情山水之间，感悟自然界的博大旖旎，领略大好河山的壮美神奇，更是一种爱生活爱自己的表现。

祖国美景，星河璀璨。高山流水，海浪帆船，大漠戈壁，森林草原，丹霞

湿寒性体质者的理想补品。它被称为“水果之王”，可以被赞到天上有地无下，滑似脂肪，齿颊留香。但也时常被人抨击到体无完肤，觉得它臭如猫屎，不堪入鼻，绕道而行。

原来，人的味觉和喜好也是会改变的，要学会接受和尝试，就如我们待人接物一样，你不去接近一个人和一个事物，不去接触，不去了解，怎么知道原来还是有共鸣共情之处呢？活成榴莲这样未必不好，外表坚硬，内心柔软，闻着很臭，吃着很香，以为不好相处，其实内心狂热，只有懂它的人才稀罕。

暮春的傍晚，又一次路过超市，看见保鲜柜摆放着剥好的榴莲肉和菠萝蜜，我顺手各拿了一盒，母亲见状，你不减肥了吗？它的热量非常高，不要吃过头了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原来它真是我近期脂肪迅速增加的元凶啊！母亲的话寄托浓浓的爱意。我赶紧放下，那是看见那饱满新鲜的金黄色果肉，那丝滑香甜的味道再一次诱惑冲入鼻腔，我又拿在手上欲罢不能，不愿放进保鲜柜，反反复复，不愿离开。

爱上榴莲的我，对榴莲的品种、产地以及挑选榴莲的方法如数家珍，从金枕头、猫山王、苏丹王、托曼尼等榴莲品种，到榴莲馅饼，榴莲蛋糕，再到榴莲比萨……各种各样以榴莲冠名的美食渐渐走进了我们的胃里，丰富着我们的味蕾，滋养着我们的身体。不知尝过这种水果的人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形，迷恋到不能自拔。这奇特的味道，让爱它的人，为之“榴莲”忘返。

怪石，地质公园……穷其一生，浏览不尽。木槿昔年，浮生未歇。趁着体能跟不上，四处走走，各地转转。

看烟波浩渺，听惊涛骇浪，还有那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。听松涛阵阵，看大江东去，草木葳蕤，更有那稻菽千重浪。漫步山川，嗅泥土芬芳，闻花草清香，听蛙鸣，数归鸟，与农人话家常，居民宿看月亮，在袅袅炊烟中品烟火人间，惜岁月静好。

怀不混童真，做快乐“老顽童”。“琴棋书画、歌舞拳球”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喜好和兴趣，参与其中，愉悦身心，不影响他人，其乐融融。

穿越沧桑时空，感悟生命真谛，把每个日子过成诗和远方，让平凡生活熠熠发光。跳跳舞打打拳，画幅画摄个影，爬爬山游个泳，写点小文字，做个小视频，让各自情趣爱好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“加油站”，把业余生活过得趣味满满，活出酣畅淋漓。

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尽黄昏。爱好多一点，交流多一些，适时亲近山水，享受逍遥自在。把“健康、充实、快乐”留痕在岁月深处，释放生命能量，演绎精彩人生。珍惜这样的好待遇，不似神仙也胜似神仙。

职场沧桑，未必全是闹心，天宇广阔，生活情趣多多。调适合理，也是满心欢喜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## “野光”侵居

□ 张朝林

罢休。

做鸽子窝，最好的材料是香烟箱子。那时候的香烟箱子很金贵，一个香烟箱子要卖一毛钱，为了给这些鸽子们安居，我花掉了七八毛钱，哎，其他鸽子都有窝，就是这对灰鸽子还露宿在屋檐下。我得想办法给它弄个窝。控半夏攒钱给灰鸽子买了个窝。鸽子也是有灵性的，给它们做窝的那天，灰鸽子围着我的前后转，就是不走。开鸽子窝门，爬上楼梯梯梁上打钉子，绑鸽子窝。刚刚完工，两只灰鸽子就飞上窝顶，喜得它俩咕咕乱叫。叫了一阵子，飞进窝，又是一阵乱叫，之后，伸出两只脑袋看我。

鸟朝旺处飞，这话是真的。我家的鸽群每每遮天蔽日地飞出去，飞回来时，总有好几只野鸽子跟来，落在屋脊上，远远地、警惕地盯着我家的鸽子。我给鸽子们撒玉米，我家的鸽子们飞来啄，野鸽子不敢飞下来，眼巴巴盯着我家的鸽子吃，盯着、盯着，展翅飞走了。

常落我家屋顶的是一只头像鸽子的野鸽子，我叫它“野光”，总是昂着头，翘着尾，一双尖溜溜的长翅膀，总是机警地翘起来，随时做好起

飞的准备。如果我多看它几眼，它就会逃走。我不知道，这只野光看上我家那只鸽子了？我家鸽子起飞，野光跟着起飞。我家鸽子飞向大坡梁，它也跟着。我家鸽群在小河边饮水，它也饮水。慢慢地，它融入了我家鸽群，直到一个黄昏的时候，野光没有飞走的迹象，依然在我家屋檐上走动，看来，它要夜宿了。

早晨，我打开门，突然“哗啦”一声，一个黑影从屋檐下划过，飞上了屋脊。一看，是野光，它不友好地立在屋顶打量我。

野光也向往有个窝，每每看到我家的鸽子纷纷飞进自己的小窝，“野光”急得在屋顶打转，咕咕叫，可怜巴巴望着一个小窝，等到夜幕降临，才飞进屋檐下的小檐上过夜。

野光和我家的鸽子们混成好哥们了，我给鸽子们撒玉米，它也敢远远地跟在后面，吃遗留下的玉米。

白平和银翅，慢慢地老了，几乎不再产蛋了，也不喜欢和鸽群一起飞翔了，只是偶尔飞到小河边饮水。一天，野光钻进白平的窝里，先把银翅赶出门，然后在窝里和白平决斗，几个回合，白平掉了下来，身上的羽毛

凌乱，翅膀上还溢出血迹。白平和银翅是老了，哪能抵挡凶狠的野光？这时候，虎头和花脖子回来，看到在堂屋战战兢兢的白平和银翅，看看窝里的野光，急急忙忙飞进窝，和野光打了起来，只听得窝里咚咚响，窝里的羽毛、鸽子屎都纷纷落下来，眼着虎头被挤出窝，花脖子也前去迎战，三只鸽子，从窝里打出窝外，打上窝顶，又从窝顶打下堂屋。野光凶残，始终占上风。白平和银翅也加入战斗，只是将退在眼前的野光啄一下。野光越战越勇，虎头和花脖子不依不饶，它们又打上楼梁，白平和银翅趁机飞上窝顶，咕咕乱叫，算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呐喊、助威。楼梁上，看看虎头和花脖子力不从心，这时，巴巴望着一个小窝，等到夜幕降临，才飞进屋檐下的小檐上过夜。

野光和我家的鸽子们混成好哥们了，我给鸽子们撒玉米，它也敢远远地跟在后面，吃遗留下的玉米。

白平和银翅，慢慢地老了，几乎不再产蛋了，也不喜欢和鸽群一起飞翔了，只是偶尔飞到小河边饮水。一天，野光钻进白平的窝里，先把银翅赶出门，然后在窝里和白平决斗，几个回合，白平掉了下来，身上的羽毛